因为孤独,所以骄傲

南 妮

2014年来自观影的惊喜,是徐克导演的《智取威虎山》。武侠的浪漫,3D的壮阔,将一出烂熟于心的红色经典演出了现代的神采。

张涵予,没有比他更像杨子荣的杨子荣。

座山雕的百鸡宴,变成了一场灭门宴。孤胆英雄杨子荣与少剑波的天兵天将里应外合,智取了威虎山。没有庆功宴,没有喝彩与欢呼。神一般的杨子荣只是安静地问他的203首长:"我的下一个任务是什么?"

黑亮亮的貂皮大氅,土匪的黑话,中景之中那炯炯的眼神。——徐克甚至没有给杨子荣什么特写镜头。当他尚未深入虎穴之前,我们甚至在众小分队队员之中,一时分不清英雄的面貌,当他是甲乙丙丁。

是的,英雄总是从来不以为自己是英雄。英雄所骄傲的,是他的身手。

假冒胡彪,"投奔"座山雕而去的杨子荣,在见着土匪之前,先碰着了"拦路虎"。好一只彪悍凶狠的东北虎,扑,跳,嘶吼,腾跃。关于老虎是不是会爬树的动物学依据不去追究了。张涵予在树上与老虎周旋搏斗,步步惊心。杨子荣是无法战胜的,哪怕是一只觅食心切的雪野虎王。

绝好的身手,必定是在孤独之中练就的。

老虎不是老虎,它是英雄所面对的强大敌人的符号。

余男所饰的马青莲是徐克版威虎山的新角设置。丈夫被土匪杀死,成为座山雕的"压寨夫人"。联络图献上,假胡彪坐镇,杨子荣面临的第二道坎是马青莲的诱惑。一旦被她勾引上手,座山雕便要杀他。纠缠之中,杨子荣迅速写下两字:栓子。青莲立马收手。栓子是她留在山下生死未知的10岁小儿。

这是一招险棋。——"这个女人会坏事。"

高手可以自控,却无法控制他人。高手只能默契于高手,却无法与庸者沟通。

果然,青莲的第二招臭棋飞快到来:她偷了座山雕的地下逃生通道地图,拿给杨子荣:"我们一起逃走!"——只几秒钟的时间,杨子荣飞快地将地图栽赃给时刻在暗中监视他的老四。老四即刻殉命。迅捷神速的反应力是在长期险恶的生存环境中造就的。第二反应成为本能反应。

当栾平出现在威虎山寨,与假胡彪叫嚣对质之时,对峙的拱顶不再是90度般的锋利。剑拔弩张失去锐角。所谓大势所去,真即为假,假已为真。土匪在气概之下,人心已为杨收服。但獐头鼠目的他们,想一想,他们的队伍,配有这样的兄弟吗?阵阵吓人的枪声。栾平瘫软崩溃,杨子荣屹立不动。为自己者怕死,有信仰者不怕死。虚假繁荣蒙蔽了座山雕那一双老奸的巨滑眼。他彻底脑残,没有总结:他这一生,何尝见过这样的人物?如果不来取代你,必然是来灭亡你。

重拍这样一个英雄的故事意义何在?

他不说他如何深爱他的事业,如何深爱他的战友。他只是默默行动。在应该居功的时候,他已经没有了身影,而进入了新的行动。当奉献成为一种纯粹,他享受并骄傲于这种纯粹。死是可以微笑面对的。对于一个真正的英雄来说,生的长与短是无所谓的。他无需掌声,只要理解。在孤独之中,他成就了自己。那是他对自己的答卷。

在你人生的威虎山前,你,是否已经练好了身手?这一生,有多少时段,你需要不求喧哗孤独面对?

鹤的天堂(国画) 寇宗鄂

失踪和类失踪

莫小米

母亲很痛。痛在有十多年没见到亲生儿子了。还好另外几个子女,有时会来看看她。母亲很悔。悔在当初再怎么忙,也不该把这个儿子寄养到别人家,以至于一年后接回家,和家人亲近不起来。

更悔的是,小时候管得少了点,成年后又管得多了点。母亲也有她的理:他这么散淡个人,人家抢破头的事情,他像没事人似的,分房子,找对象,都这德性。我不管成吗?

在母亲督促下,儿子有了房子,结婚,又离婚,又离家。现在,那房子空着。

离家,也是被母爱"逼"的,因为母亲放心不下,三天两头跑过去,帮儿子做饭洗衣,手机欠费了,帮着充话费……儿子干脆注销了电话号码,调换了住处,十多年了,没再跟家人联系过一次。

只是,母亲的座机号码是挂在儿子的银行卡上的,每个月按时扣费。座机月费,是这十多年来,母子间唯一的联系。

警官说,这种情况,叫类失踪。

想起另一对母子,儿子是独子,很优秀,一直是母亲的骄傲。上学,就业,结婚,生子……一切都是母亲的骄傲。母亲常常被邀请去讲述家庭教育的心得、经验,听者都说受益匪浅。

可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这个优秀的儿子忽然失踪了。那是一个雨天,所有的人都在等他,一个大单子在等着他签约,下属在等着他主持会议,儿子在幼儿园等他来接……可是他失踪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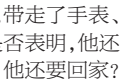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手机铃声此起彼伏直到没电,车在车库里,公文包在案头。带走了手表、家门钥匙,是否表明,他还要掌握时间,他还要回家?

天黑时,有人找到了他,他已自我了断。

前面那个儿子的状况是类失踪。警官说,类失踪的情况,现在还蛮常见。类失踪的儿子,很冷酷,还留有一丝温情,至少,他还留着那个释放信息的号码。

后一个悲痛欲绝的母亲,倘若她的儿子只是类失踪,她会多么庆幸。

再难以忍受、难以启齿的状况,在失踪之前,不妨试试类失踪吧。让爱你的人,知道你仍在,让你有一天,可以回来。



书法 彭历洲

锢漏锅

卫建民

夜读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,其中有一则:市井中有补治故铜铁器者,谓之"骨路",莫晓何义。《春秋正义》曰:"《说文》云:'锢,塞也。'铁器穿穴者,铸铁以塞之,使不漏。禁人使不得仕宦,其事亦似之,谓之禁锢。"余案:"骨路"正是"锢"字反语。

"骨路"一词的读音,触动我童年的记忆。为了确认这是一种已消失的手工业,我查了几种词典,证实了"骨路"是"锢漏"的同音异体字;"锢漏锅"是一个词。依照我对这个手艺的了解,"锢"也可写成"箍",都是修补金属灶具的工艺。

从陆游的笔记可知,千年以前,在南宋,"锢漏锅"这种小手工业就存在,名称稳定,走街穿巷的吆喝声延续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。我童年时听到的声音,同"直把杭州作汴州"的南宋一样!……这是语言现象,更是社会现象。

我的老家在晋南,土地肥沃,以农为本,历史上很少出现小手工业者。剃头、锢漏锅这两种日常生活离不了的职业,几乎全是晋东南人,旧称"潞安府"。我想,晋东南地处太行山,耕地稀少,才逼迫人以手艺为谋生的手段吧。汾河河谷的居民,得灌溉之利,有成片的土地,衣食无忧,用今天的话说是"缺少创新动力",祖祖辈辈甘于过农耕生活。直到改革开放后,温州人率先闯入晋南修鞋,背负历史包袱的老乡还讥笑,认为修鞋是贱业。

"锢漏锅"是手艺名称,也是这种手艺的吆喝声。

童年时,总是在冬天,村里就会有"锢漏——锅"的吆喝,大都是稚嫩的童声。一个大约十几岁,后脑勺很大的孩子,手持一根带钩的铁条,怯生生地在村巷里穿行。有谁家叫住这个孩子,他就会走近人家的门口,用铁条敲敲这家要修补的锅或锅盖、篦子,挑起背在身后。我们的伙伴,有时和他开玩笑:

"小锢漏锅,师傅打你了吗?"

这个孩子和善地笑笑,从不吭声。他挑着一口破锅离开,又兴奋地吆喝:"锢漏——锅!"在"漏"字停顿,拉长声,重音落在"锅"字。

村里谁家的南墙下,温暖明亮的阳光里,支着一副或两副锢漏锅的摊子。有风匣,能熔化铁的坩锅,还有一卷又黑又脏的铺盖。那年月的太阳很亮很暖,虽是冬天,从潞安府下来的"锢漏锅",头上冒汗,汗水从脸上淌过,留下黑印。他们左手拉风匣,右手用铁钳拨弄火炉,一窝火焰从中蹿起,师傅专注地在做工。我最爱看的场景,是师徒打铁:一老一少,抡起手中的锤头,"叮叮当当",有疾有徐,像在对话,像是演奏,像是为自己的手艺和劳作而陶醉。

村民修补的费用,有以现金支付的,有以实物玉米、红薯或煤炭支付的,像《镜花缘》里君子国的交易,从无争讼。这些从太行山下来的手艺人,就用村民支付的工钱现收现用,用玉米面煮红薯当午饭。东西修好后,专司跑腿的小孩,就又送到各家。村里人并不熟悉这些远道来的手艺人,要修的东西交到他们手中,再等送来,从不互留凭据。古老的职业和古老的村庄,有无言的互信。

现在,人们的消费观念、生活水准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手艺人失去用武之地,大工业生产把许多手工业者推下历史舞台;修修补补的行业大都退出当代人的生活。人的经济人属性变为主体;从成本费用计算,新买一件物品,比修补一件物品还要便宜。"锢漏锅"这种职业,延续千年,曾维系着中国人惜物、节俭的生活观念;如今,它只能活在我的记忆里,成为遥远的回声。

"无悔"与"有悔"

袁 山

如何对待逆境,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,一种是把逆境看作炼狱,不屈不挠,不断磨练,奋发进取,取得了日后的成功;另一种却把逆境看作地狱,唉声叹气,怨天尤人,虚度光阴,导致失意、平庸、乃至困苦。因为两种态度截然不同,待步入暮年,回望来路,自然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慨叹,一种是"人生无悔",另一种是"人生有悔"!

"赶"和闲适?

西 周

晚,与妻子讲明早将去"人民广场"和客户谈订购事宜,妻也说明日在外办事。

即将谈完时,接到妻子电话,问我进展如何,何时结束,于是相约在某地点。

和妻子相见后,随意找了个咖啡店,要了两杯咖啡和小点,选坐于室外的大伞下,呷着飘香的咖啡,享受着午后温暖的阳光,看着或匆匆或漫步的人们,再看看微信里的朋友圈,偶尔和妻子闲聊几句,拾着闲适的心情,放松着所有的心神,慵懒起自己的心绪,什么都不必去想,什么都不必去做,什么都无需去拼搏,就这样听任着时光的流逝和慢享着脚步的停摆……

到陆家嘴的金茂大厦时,四处散落着午饭后"群群"回办公室的白领们,有的快步,有的在街边秀着手机里的什么,有的朝着大厦的门口慢步。

上楼推门,Sino-chem的JACK微笑地示意我坐下,他正在忙着一些文件。稍事忙完后,就和我聊开了。和他的话题比较随意,侃然聊着。

不觉一小时过去,玻璃窗上有阵阵水滴,探身下看,正沥淅小雨,我对他轻轻地甩了甩头,他也意领神会般地豁然而起,我们出了金茂大厦。

冒着雨,我们来到一家临街的茶馆,进去,问服务员可否在茶馆外撑把伞,放张桌子和两个板凳,而女服务员似乎没有领会我们当时的意境,并回答各斟了一杯"绿盎",香气开始飘散开来,心情也开始放松下来,大伞周围的雨滴在不停地吟唱着,微微的风使雨丝飘拂着,我们谁都没有说话,只是觉得"斜风细雨不须归"。

望着浦江对岸的各色古老建筑,它们没有话语,但却似乎在诉说着什么,侧身望着陆家嘴的栋栋高楼大厦,它们的高拔也已经无需阐述什么,偶尔江中驶来的船只,也似乎很应景而不必要鸣笛,我们的耳边却只有刷刷的雨声,我们无需回想南朝的四百八十寺,也无需回望那些烟雨和楼阁,而此时的雨,似乎轻翼于无边的飘舞中,似乎荡涤着人世间的漫漫轻尘。

此时,高楼间有云气荡于其间,似乎有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回想。

匆忙于文山会海之中,穿梭于高楼大厦之间,周旋于职场客户之间,却很少有如此的闲适时光,我想,JACK此时,也定然有此同感吧。

人生难得老来忙

朱志仁

8月4日8时半,烈日当空,又是一个盛暑高温天。今天又轮到"朱志仁工作室"每周固定的为民服务接待日了,工作就是义务为居民群众免费提供法律咨询。刚踏进办公室还没来得及喝口水歇一下,就看到一位60多岁的阿婆汗水涔涔地走进来。阿婆自我介绍姓张,家住国权北路,是所在居委干部介绍专程前来进行法律咨询的。

她是来替女儿咨询有关房产纠纷的,所争房屋是公租房,有女儿及其爷爷、奶奶3人同住该房。前几年两位老人相继病故,老人的两个儿子认为该房也应该有他们的份额。我告诉阿婆因为这不是私房,因此不存在老人子女继承的问题。女儿是系争房屋的同住人,建议她女儿尽快按照现行房屋租赁管理等相关政策规定,及时变更为承租人。

听到我据法引典、释法明理的解说,张阿婆非常开心。原本听旁人说三道四的,心里七上八落没有底。现在知道作为知青子女返沪的女儿有了房产权益保障,今后自己返沪就有依靠啦。当张阿婆起身连声道谢时,我抬头一看墙上的时钟已经11点了。

下午是几天前就电话约好的双方当事人(继母与继子)2点来办公室调解财产继承分割等问题。午餐后,我在办公室打盹,还在迷迷糊糊之际,发觉有人轻轻在敲门。哎呀!才1点刚过一位当事人就捷足先登了。那时那刻的确心中有些不悦。但我还是礼貌地接待了他们。一问才知道,人家是从浦东大老远赶过来的。心中顿时消化了刚才的不快。

下午的调解组,我们居委的屠主任也参加了。反反复复历时3个多小时。如果形容为"惊心动魄",大概也不为过。继子一方带了两个舅舅,继母一方由其妹夫陪同。双方一见就骂仗,手指几乎戳到对方的脸上,好像有备而来是吵架的。

我们使劲拉开双方,为使调解排除干扰顺利进行,断然决定双方随行人员统统离场回避,只留下继母与继子继续对话协商,关于房产继承问题尽管双方各执一词。但是,他们也都同意我们的观点——"逝者为大",尊重被继承人的遗嘱意愿,房产份额由继母与继子按二八比例继承。但谈到市场房价以多少为计算基础时,双方争辩激烈,各不相让。调解一度跌至冰点,然后我们又分别单独交换意见,晓之以理,动之以情,本着以和为贵、互谅互让的协商精神,经过我们将心比心、推己及人的调解,双方当事人终于达成共识、化干戈为玉帛,调解圆满成功。

当双方当事人紧紧握着我们的手表示感谢的时候,我深深感到做"老娘舅"很辛苦,也很开心。

我已经年逾古稀。有老同学说,像我这把年纪的人,要么挣钱去,要么玩乐去,现在社会像你这样傻的人不多啊!我呢?也想过,无奈生来没有诗画歌舞的艺术细胞,也没有挣大钱精于算计的脑袋。在家闲不住,还不如以一技之长为居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,大事干不了,干些小事咱还是可以的。我付出的是忙碌,给人以帮助,自己很快乐!

十日谈 基层日志连连看

被称为"於乐慢",是因对社区工作有套"慢式工作法",明请看本栏。